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 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一阵风 吹来稗子

那些权力油彩、争豪斗富，
随风造势、乞求永恒，
终究无法替代一个人作为草棵的命运。

苍 耳◎著

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 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一阵风 吹来稗子

苍 耳◎著

那些权力油彩、争豪斗富，
随风造势、乞求永恒，终究无法替代一个人作为草棵的命运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阵风吹来稗子 / 苍耳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2. 5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ISBN 978-7-5468-0278-7

I. ①一… II. ①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92609号

一阵风吹来稗子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苍耳 著

总策划: 张海君 徐迅

主 编: 沈天鸿

责任编辑: 汪泉

封面设计: 晴晨工作室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278-7

定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自序

窗外，季节的轮换让我此刻置身于一年之末的深冬。第一场雪后，草地透出赭黄，树木凋零，寒鸟颤鸣着一掠而过。但冬天自有一种萧疏之美，寥旷之美。冷冽和静默，不妨说是冬天为它自己结出的果子，仿佛一种想法静静地来到我的心中。

冬天让我退回到室内，回忆或静思曾经和正在持续的生活。除此之外，这些留在纸上的文字和擦痕（写作跨度将近二十年），在向我发出卑微的、混杂的草间气息。当我重新打量它们，我突然瞥见了贯穿于不同年代、不同境遇的某种一致性。那是另一个我，奔走在一条巨河两岸的风吹草低之中。

在他眼里，贫富、贵贱、红灰、荣辱、生死、绽谢，以及年代更替、政治换幕和豪门兴衰，不过一轮轮的草枯草荣、云起云落而已。在卑微的草间，他看到了流水的背面、飞蓬的暗迹和茅草的挣扎，同时也看到了云间的雪意、闪电和悲鹞。所有的来路和体验不过在告诉他：生命终归是草样的。那些权力油彩、争豪斗富、随风造势、乞求永恒，终究无法替代一个人作为草棵的命运。草棵凋谢后，除了刈割、烧火、沤肥，便只能看它之上是否还有另一种草——那被称作精神或文化的东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草间得道并非不可能。

没有云的草间是多么单调而乏味，而仅寄生于缥缈的云间又多么空洞而虚假。

尼采说过关于“好的散文”的名言：只有面对诗歌才能写出好的散文，好的散文是与诗歌进行的连续而礼貌的战争，它的全部美妙之处就在于不断地回避诗歌并与之作对。不可能有不与普通散文保持一定距离的诗，反之亦然，好散文总与诗保持相当距离。尼采这段话有点道理。完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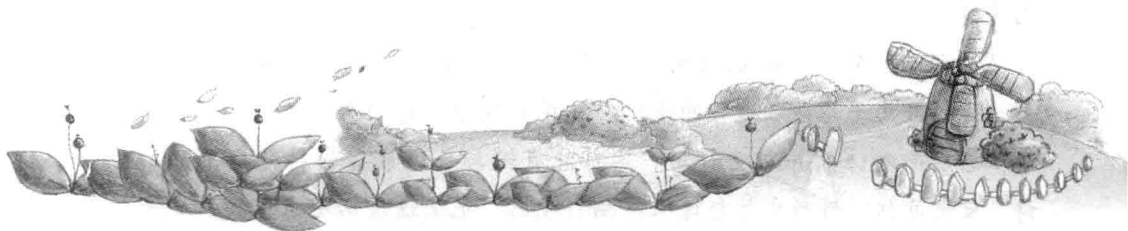
诗化的散文其实并不好，而完全口语化的散文更不好。散文写作还必须处理现代与传统、在场与形上、描述与辨析、气与张力等关系。某些“新散文”文本过度描述，自以为“新”，冗长而沉闷，是笔者所反对的。我是从写诗开始文字生涯的，后来又从事理论批评和散文随笔写作。文体的变换并非为了赶时髦，而是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和荒诞了。借助单一文体来传达某种复杂，某种荒诞，便显得单调和捉襟见肘了。博尔赫斯之所以用诗歌和小说这两种文体重复写作同一对象，是因为他在小说中“看见”了在诗歌中看不见的东西，反之亦然。就笔者而言，在我的体验和思悟中不适合由诗歌来承担的那一部分，只能交给散文随笔了。那么，它们是不是承受了过多的重负？当然这重负的一部分，并非仅来自某个敏感而思辨的个体，而且来自比个体的生存更深厚更虚无的力量。每种文体都需要思考力的支撑，但它不是对既定思想的学舌和修补，而是写作个体对当下存在的凝神、掘入与透析。对于世俗的、权威的话语，它注定只能是偏见和抗辩。但任何文体都有它本体的界线和限制，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界线和限制，决定了你在文体中能获取多大的自由度。

笔者相信，在喧嚣而纷扰的草间，必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小道在等待自己；只不过它需要你从丛莽乱荆中一步一步踩出来，且不忘眺望一下无边无际的“秋水”，领受昏暗和清霜击打在草叶上的孤寂与重量。达乎此，此道或许可与彼道合一。

说到底，笔者不过世间一蝼蚁而已。通过这些文字，倘读者能听见草和草说了些什么，而草和云又说了些什么，那么“蝼蚁”就知足了。如此而已。

作者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



· 目 录 ·

第一辑 草边杂忆

一个刈者 / 002

水落石不出 / 004

布 景 / 007

苍 黄 / 013

草房子 / 015

葛 / 019

草 蛇 / 022

一阵风吹来稗子 / 0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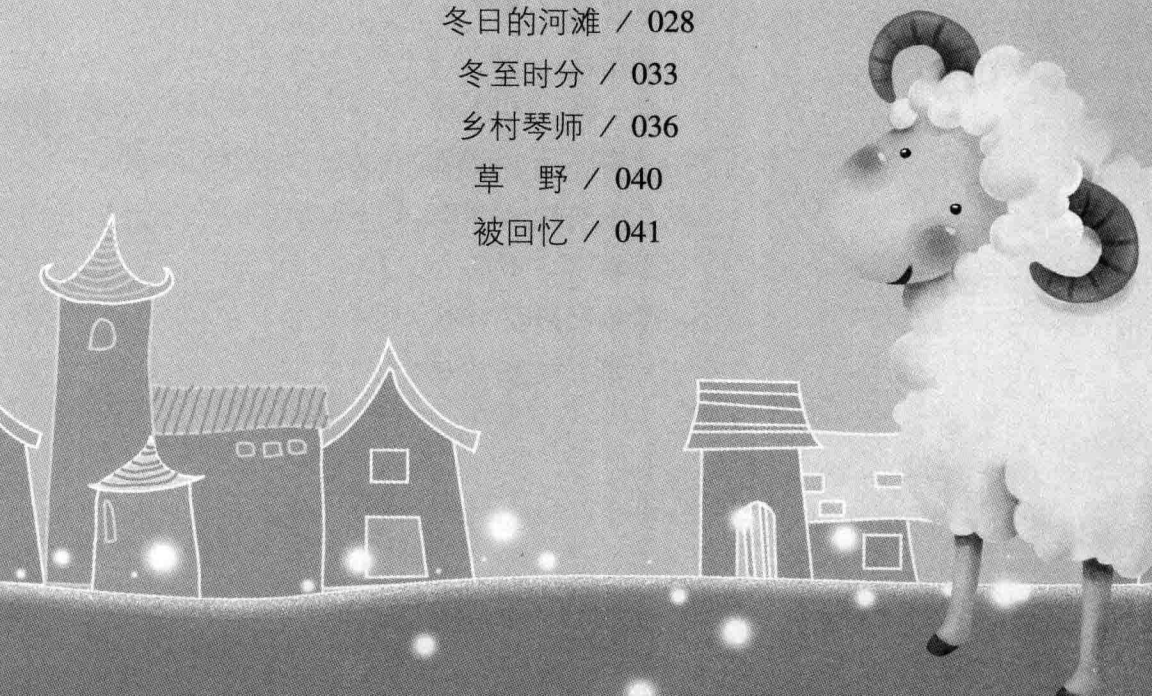
冬日的河滩 / 028

冬至时分 / 033

乡村琴师 / 036

草 野 / 040

被回忆 / 041





一阵风吹来稗子 ★

Yi Zhen Feng Chui Lai Bai Zi

气球飘飘 / 044

词与根 / 048

重返曹家湾 / 053

草边杂忆 / 059

散席舱 / 067

流 逝 / 070

第二辑 风中草语

城北有片水 / 076

秋蟋蟀 / 079

狗刨式 / 082

蛙 泳 / 0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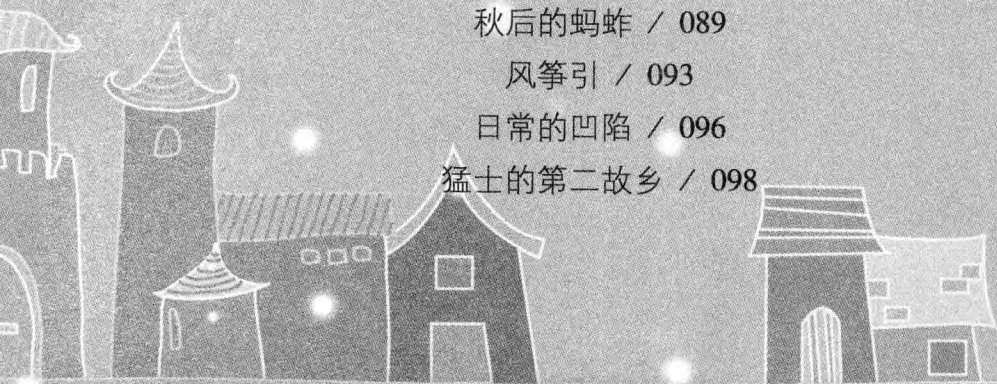
惊蛰有多远 / 087

秋后的蚂蚱 / 089

风筝引 / 093

日常的凹陷 / 096

猛士的第二故乡 / 098



不可说的大地 / 101

泥果果 / 104

云 根 / 107

听听水葫芦 / 110

雪后之夜 / 113

侏儒乐队 / 116

突然的具象 / 118

红·绿·白 / 120

本命之年 / 123

风中物语 / 126

看芦苇 / 129

草 图 / 1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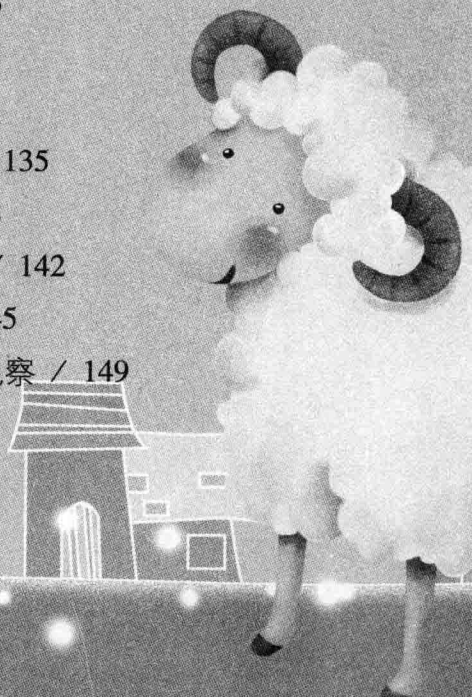
从乌黑中长出的 / 135

写写麻雀 / 138

起于石头，止于树 / 142

走进打击乐 / 145

三月下旬对樟树的一点观察 / 149





一阵风吹来稗子

Yi Zhen Feng Chui Lai Bai Zi

第三辑 草根手记

猎 户 / 152

隐秘的发问者 / 156

风车小记 / 159

看见的，看不见的 / 161

浔阳楼即景 / 164

游向浮山 / 167

长风沙之冬 / 171

浮 现 / 174

一棵树的霜降 / 1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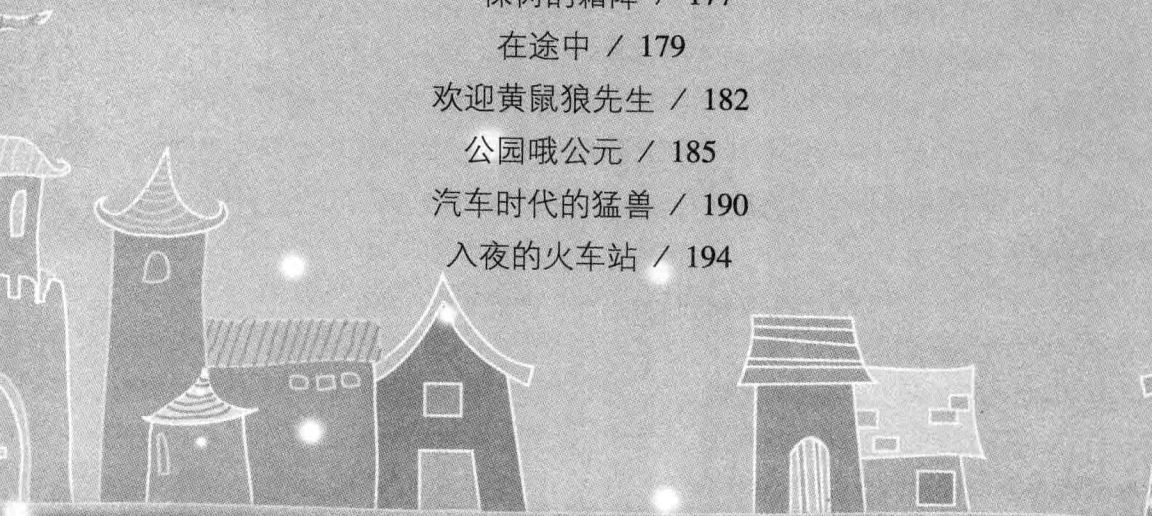
在途中 / 179

欢迎黄鼠狼先生 / 182

公园哦公元 / 185

汽车时代的猛兽 / 19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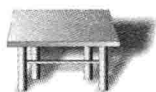
入夜的火车站 / 194



第一辑 草边杂忆

一个刈者
水落石不出
布景
葛
苍黄
草房子
.....





一个刈者

看见这个刈者时，我刚刚跑完第六圈，正在练习倒走。

我发现操场边上长满了狗尾巴草，一直蔓过铁栅。它们长得不太高，青青的一片，胡乱地摇着绒毛小狗尾。它们一般在深秋时才招人注意，因为那时它们变得枯瘦且高，一大片或一小簇的，很有几分狂放、苍黄的味道。

这个刈者，在一整片狗尾草甸的起始处出现了。他弯腰的动作吸引了我。但我根本不相信他在收割草。当我走近他时，我看清楚他的确在刈狗尾巴草。他的姿势跟收割麦子一样，身腰往前低倾，左手反向一挽，右手挥镰。狗尾巴草很青葱，很脆嫩，他一点也不必使多大劲。但青草内在的气味随之溢出来了。此刻没有谁比他距离草更近。他割了一大把后，不得不用手背蹭了蹭鼻子，然后继续割。我想草味刺得他鼻孔发痒了。我熟悉这个刈者的动作，并且颇有点惊讶。他绝对不属于常见的拔草工那一种。况且这片边缘空地既无花圃，也无洋草皮。只有一排小樟树透过铁栅瞅着湖面。刈者看上去一副干部模样，旁边还站着一个年轻人，好像是他的儿子。

我是一个有着追问癖好的人。在这个功利主义时代，谁会无聊到干这种无功利的傻事？但刈者那股认真劲儿，还是让我下意识地闪出不少念头来。在城里，这样的草能派何用处呢？

是为孩子们编草篮？还是喂兔子？抑或把它当做一味中草药？

在我想不出任何确切的缘由后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他刈草纯粹出于一种喜好。也许它的意义就在于刈草本身。但是喜好刈草，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傻乎乎的。于是我又认为，这个刈者的行为具有某种回忆的性质。他好像通过刈草来重温早年的乡村生活。



似乎的确如此。我越发感到他的身影里藏着另一个人。在他弯下腰的一刹那，我甚至差点窥见那个隐秘的人。哦，烈日下的刈者，你好！哦，荒年的苦荞麦，你早！

这些自生自灭、无所用处的狗尾巴草，是苍茫大地上一无所归的卑贱者和流浪者，是城市荒弃空地上聆听星空的梦游者。收割它们，除了暮秋的寒霜以及入冬后的刀子风，还会有谁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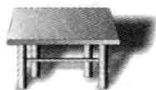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，刈者划过草茎的“嚓嚓”声，变得异常清晰、峻急，呈现出不易觉察的时间行进的另一种节奏。比起“距立秋仅两天”这样的时间刻度，完全不一样。草不停地倒伏下去，像一波波风吹过去那样。这使我感到一种来自深处的沉暗和慰藉。这些被大地自己所种植的庄稼哦，散发着正在变得寥廓、明净的天空的久远气息。这个刈者就置身于此起彼伏之间，了无挂碍，因此他有幸成了天空下的无意义的收获者。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
我的筋骨也有点发痒了。我喜欢这么一种原初的晦涩和黯淡。只是狗尾巴草突然拉远了与我的距离，而麦子已距我很近。夏末的狗尾巴草不可能比麦子高，因此刈者的腰必须弯得比割麦子更低。

我再一次打量起这个陌生的刈者，我禁不住怀疑起他来。他属于那种无功利的刈者吗？我感觉他的脸部表情里隐藏着深深的倦怠。这与他双目放光形成了一种不和谐，甚至紧张与对抗。你在所有奔忙的城里人的脸上，都能见到这种倦怠。不，他似乎还不是一个刈者。他和我一样，是一个遭受污染的城市的居住者。因此准确点说，是他身上的那个刈者，比我身上的刈者醒来得早一点而已。

难道仅有点还不够吗？哦，刈者你好！哦，狗尾巴草你早！现在，既是这个也是那个的刈者距我很遥远，仿佛在风吹草低的旷野或者大潮的尽头。可是最终他会被那道铁栅很现实地挡住。但他当下毫无目的的刈草动作，已经与湖风、蝶以及树影的斑点混合在一起，其中连带着朴拙的、渐渐沉寂下去的幽暗。一旦进入到这片幽暗，你或许会突然领悟：因为刈这个动作而显现的那个一无所用的被刈者，正是它们终将收割一切。

关于这点，刈者肯定不会告诉我，我也不想更不必向他探问什么。



水落石不出

冬天是枯瘦的、单调的。这是书上说的。

而现在我要写下的句子是：“初冬的阳光照在斑斓得有点迷人的树林上。”的确，一切都静下来了，但不是那种空洞的静，而是一种充盈后的清寥和空旷。

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随便找块什么石头坐下。我喜欢这种无目的的散淡方式。当然它是漫游而不是旅游，这无须我多作解释。只要它是属于保持着大地原始气息的地方，都是我的流连之所。

此刻，我身后的旷野被连绵的丘陵起伏着，被入冬后仅剩的一只最小的昆虫蜂鸣着，以及被一片片或黄或红、或浅或浓的叶子连缀着。我坐在这儿已有一会儿了。远处的村落只露出一角，更多的部分被遮没了，只有土地本身的流速能使它或隐或现。而一条只见河岸的河，没有任何流水的声音，只有枯黄的茅草倒向另一边，在一群卵石的喊叫中奔跑。而河那边的一湾树林，只呈现一抹慢慢洇开的水墨线条。

我感到恍惚，我说不出这是什么地方。可我肯定来过这里，肯定见过那棵树，那些橙黄的草垛。而那些我曾去过的地方，是不是就谈得上真正的抵达？比如“陵阳”这个地方，我先前无力触及之处，后来竟使我发现存在另一个陌生的它。

村野上空的太阳像熟透的橙黄杏子，被一抹淡雾罩着。我看见一条砍柴人的小道，绕过长长的山坡，又伸进一片洼地，然后曲曲弯弯地爬向密密的山冈。刚才，我经过水塘边的时候，发现长满荒草和牛蒡的土埂塌下不少豁口，其下的一片淤泥地上，到处都印满了牲口前来喝水的蹄花，而水面则倒映着一片柔软的熟鹿皮似的天空。



距水塘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似乎被废弃的单间土屋，没有门，草顶上却有几只山雀子在啁啾。土路的一边是篱笆，上面爬着尚未枯萎的藤状物。最引起我注意的，是篱笆内那一坨坨焦黑的芝麻秆，枯叶抖索着，像一群困守者，毫无疑问地显示着季节更替或年代轮转的威力。

现在我该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一个农夫牵着黄牛在田埂间出现了。”我看见距他最近的是田畈，距他最远的则是旷野。我是说，田畈只是近距离辨认的结果，而旷野是眺望整个空间所得到的浑然一体的印象，它当然包括田畈、河流和山坡在内。我喜欢这样的旷野。旷野让我找回对大地的最原初的感觉。

我曾经回到过去待过的地方，但我发现一切都不像原先的样子了。回忆是另一种“回到……”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回忆也自有其限度。认识到这种限度，也许对我们更加重要。在一个加速拷贝的、闲谈的年代，过度的琐碎的回忆，一落笔便唠叨点过去的事儿，已成为现今另一种遗忘的形式。“谁能够从原路返回，而不被腌菜坛般的回忆所阻挡？”

因此，这次我压抑住从心底蹿起的回忆的欲望，并坚持不用“我记起……”这样的句式。当然，这将意味着另一种空间和另一种方式。我希望置身在这相似又相异的旷野，能够静下来，慢慢清空自己，纯粹地感觉或者感动。

田畈里密匝匝的稻茬，仍在抽出一丝丝油灯芯般的绿茎，可霜冻使它们瑟缩着，有的已变得黯淡无光了。偶有一方犁过的田亩，细密的蚓状根须从翻卷的泥块上呈现出来，绛红色的，敏感的，仿佛旷野体内的毛细血管。不远处，有一只乌鸦拨弄着暗黄色的牛粪，并在那儿大嚼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它又噗地飞起。它掠过时，我看清它的模样就像这旷野，就像这路边隐入树林的村落，清亮地一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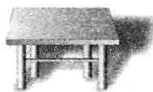
高过记忆的旷野多么寥廓而充盈！哦，请不要用内心的嘈杂干扰它的宁静，也不要絮叨无关的琐碎遮蔽它原状的浑一。一阵风掠过山毛榉和黄栌时，发出“嚓嚓嚓……”的声音，然后又“喊喊喊……”地钻入枫香的低语，再刮过水桦与楮树的交接处以及尖叶子的小榛树群落，便涌起一片“哗哗哗……”的流淌声。风也是无目的的，漫游的，有时它简直代替流



水在流。而我，不过是它其中的一个所吹之物罢了。

“流水流在旷野的流水上，它将漫而不溢，直到隐晦不明。”最后我写下这个句子，并想说：那些渐渐裸露的、我们自以为看见的石头，其实只是无边流水之一种。





布 景

所有的黄昏都是相似的。当一条布景般的街按时在我面前呈现，天桥下面那几家酒吧的灯，便亮了。这是城北的一条主干道。每天散步到这儿时，我会在桥墩见到从不叫卖的卖报老头、烤羊肉串的、无家可归者，还有几个粉妆艳抹的吧女在东张西望，只是天黑以前她们的脸上没有笑容。我注意到附近新开了一家酒店，窗楣上高高挂起了十六个大红灯笼。很显然，它带来了某种捉摸不定的气氛，至少那几棵樟树不会在入夜后黯然失色——它们被抹上了几圈朦胧的、酡色的光晕。

如果再往前走，远远就能听见高分贝的流行曲，那家老影剧院的空场上，肯定又换了一班人马，不是流浪歌舞团就是民间马戏团。前者的粗劣表演与后者的滑稽模仿，恰成有趣的对照。我情愿看动物们表演，它们确有过人之处。比如，猴子的表情反倒比擅长伪饰的人类来得真实。因此我理解那些不断挖开路面的家伙，他们在疏浚遗忘，打捞过去的记忆，以及摘除一小节盲肠。他们干得直截了当，绝不拐弯抹角。不像那些高级捡破烂者，脏兮兮地将一个布娃娃捡回来，只将它精心打扮一番，便拿到剧场边的老店铺贩卖。

站在天桥上看，所有的路人都匆匆忙忙，自行车流滚滚而来又沙沙而去，那无数的轮圈晃射着天边最后的绛紫色。区别仅在于，置身其间的我偶尔会停下来，打量他们和他们中间的我自己。时光就像氧气袋中的氧。一些朋友渐渐走散了，有的远离这座城市，但大都仍待在这里，偶尔碰面还点点头，握握手。那么，谁能为我找回那散失在飞尘里的碧绿时光？包括这些带点硫黄味的、灰青色的樟树，我确实看着它们慢慢长高，看着雨水或四月劲风使树叶布满尘土并重新返回尘土之中。





一个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被置入中年的。这时段仿佛慵懒的午后，又像坚硬的、正在缓慢漂移的巨大冰面，内里坼裂着，但表面仍光滑得没有一丁点摩擦力；或者像一间老式厨房，什么味道都有，又乏味得使人丧失任何嗅觉。

记得一天下午，我去附近集贤路邮局寄信。在邮局门口，我非常惊讶地邂逅了赵。赵与我二十多年前就认得，并且同在皖南山区的陵阳公社。不过那时他已是公社医院医生，而我正在读高中。赵的出现就像一棵马铃薯或者花生飞出泥土，散发着过去年代的宿根气味、阴天蕨类的陈叶气味。确实，有很多土豆色的词语已消失很久。比如“黄石岭”这个词，它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这个下午陡然变暗不少，感到我的生命里竟蛰伏着很多年前那些霜晨的寒冷。而当“陵阳”一词从我口中滚出时，遥远而灰濛的云层下面的另一个我，竟像过冬萝卜一样被揪住、拔起。

我告诉赵，这儿陵阳的人也不少。他说，他来这儿时间不长，还没联系上。后来，我和赵不知怎么聊到一个叫“陈庭才”的知青。赵和我，与死者毫不相识，但我们都爬过那高高的黄石岭。陈和他的伙伴们就落户在岭内一个小村庄。上黄石岭一趟，要走十来里陡峭山道。据说，年底大雪封山时，陈被指派押送一个“四类分子”，去岭外公社所在地接受批斗。可是傍晚返回时，他的押送对象不慎滑入深涧里。陈竟毫不犹豫地跳入刺骨的涧流，奋力救起这个“阶级敌人”，而他自己却再也没有爬上来……

赵说，那天傍晚接到报信后连夜爬岭，岭上的雪很大很亮，直到鸡叫头遍才赶到，此时陈的瞳孔已扩散。我说，学校野营拉练时我去过那儿，岭内仅有一个小村庄，我看见黄表纸一样的阳光涂在墓碑上，还听见里面有什么虫子在叫。赵沉默了一会儿，告诉我：当时陈赤身裸体，平躺在门板上，环绕他的是红红的炭火。看上去他好像被炭火温暖过来了，像在做梦，躯体仍是软的。我说，第二次我去那儿时，知青差不多走光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在那儿。

一阵乱纷纷的沉暗的樟叶，在话语和记忆的间隙飘落下来。当时我还想说什么，但似乎有一阵昏暗蒙住了它。雪永远在一个日子里下。在我身处阳光时它仍在下着，并使逝去的黑夜青荧荧地发亮。记得那次下岭时，